



燕 趙 文 庫

王余佑集 下冊

〔清〕王余佑 著 / 张京华 整理点校

燕赵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燕山大学出版社



燕

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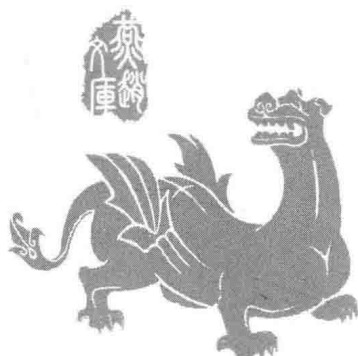
文

库

王余佑集 下册

〔清〕王余佑 著 / 张京华 整理点校

燕赵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燕山大学出版社



前言

《乾坤大略》凡十卷，《补遗》一卷。

《乾坤大略》又别称为《廿一史兵略》《此书》《茅檐款议》，又统称为《居诸编》《囊书》。

其书清抄本题“二字居士著”，“二字居士”为甲申明亡后王余佑居山西祁县时期的别号，此别号目前仅见于另一清抄本《甲申集》中。《甲申集·杂志》云：“自号曰‘二字居士’。语人曰‘耐心’二字，其实是‘大明’二字也。”《集》中《甲申集引》署款“丙戌二字居士题于昭余署内”。由此推知，《乾坤大略》当是王余佑早年编纂的一部著作，距离甲申明亡相去未久。

王余佑的早年著作，统称为《居诸编》。《甲申集·杂志》云：“甲申后自著书数种，题其上曰《居诸编》。”学者称王余佑“汇古人经济为《居诸编》”“汇古人经世事为《居诸编》”，而“集古帝王军国经世之要，作《乾坤大略》”，“集历代兵略，为《乾坤大略》”，“集廿一史古帝王军国经世事，分为十卷”，故而成为《居诸编》之一种。

中国国家图书馆普通古籍著录有“《居诸编》十卷，《补遗》一卷，二字居士撰”。清抄本四册，有朱笔圈点。内容与存世的《乾坤大略》抄本完全相同。这可以为《乾坤大略》统名《居诸编》提供直接的佐证。

马叙伦、邓实也认为《居诸编》《此书》《乾坤大略》是一书而有三名。

《乾坤大略》又名《廿一史兵略》，“兵略”是由内容言之，“大略”则是由性质言之，即如王余佑自己所说，“独慕陈同甫之好谈霸王大略”，“此非谈兵也，谈略也”。“大略”与“兵略”算是本书最浅近的题名了。

但“此书”这一特殊的题名，其缘由为何，学者多未明说。王余佑的著作中只有一次提到《此书》。《五公山人集》卷十二《与杨湛子》：“（管）公



式归，带得《(通鉴)独观》《此书》二种，社翁深心大力，可以抵掌共谈。此道非浅人所解，第三十年心血备注于此。”此外《五公山人集》卷九《紫峰杜夫子寿八帙序》说到王余佑与杜越的交谈：“往昔佑在山中，著《茅檐款议》十卷，举其目以质先生，先生正色曰：‘草庐中事业正在于此！’”由此推测，《此书》之得名乃是“在此”之意，而“在此”之“此”之所指，则是如诸葛亮隆中对策的异军崛起，割据江山，光复天下。王余佑因为杜越一句评说，而将书名定作了隐语。

当然，照一般诠释典故的说法，“此书”最可能是出典于司马迁《报任安书》：“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此书》的题名大约也有类似的特别含义。至于王余佑是否此意，这里只有揣测了。

《乾坤大略》有抄本，有刻本。

其书从清初编定，到康熙二十三年（1684）王余佑之卒，大约只有抄本流传。到咸丰四年（1854），时任饶阳县知县的秦聚奎说道，“予宰肃水时，已钞录成帙”，即在他出任肃宁知县时，已经看到《乾坤大略》，并且抄存了一部，其抄录所据的底本应当是此前的另外一种抄本。据《大清缙绅全书》，秦聚奎任肃宁知县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可知肃宁所见《乾坤大略》抄本的出现，上距王余佑之卒已有一百六十年。秦聚奎任饶阳县知县在咸丰二年（1852），至咸丰四年，他见到了《乾坤大略》的原抄本，“山人之裔孙王懋亭茂才来饶，携其先人藏书数种，内有《此书》原本”。

秦聚奎，字星五，号唤文，别号凤山，奉天盖平（今辽宁省盖州市）人。进士，官至直隶大顺广道，同治元年（1862）剿贼阵亡，追谥刚烈。《盖平县志》称其“凡前贤遗集，多方搜辑，如容城孙夏峰。博野颜习斋、献县王五公山人、李恕谷诸先正著作，分抄梓行，以广其传”。

王懋亭，名王惠（1805—1890），字懋亭，一字抱璞，为县学增广生，故别称茂才。他是王余佑的七世孙，《王氏家谱》记载世系为：王余佑→王孚→王超宗→王九思→王成己→王将华→王松林→王惠。据“先人藏书”“《此书》原本”等语，王惠携来的《乾坤大略》应当是王余佑定稿的保存本，自王余佑以后经过六世家传，而后携来饶阳。

肃宁《乾坤大略》抄本可称为“传抄本”，饶阳《乾坤大略》抄本可称

为“原抄本”。两种抄本最大的不同，是“传抄本”比“原抄本”内容多了十三条。据秦聚奎所见，这多出的十三条，或者“错杂重复”，或者“归类踳驳”，一条是重出的，十二条是不类的，因而判定为“后人所窜入”。王余佑编纂《乾坤大略》的体例，原是各卷之间不避重复，所谓“一时俱有”，这样的重复全书共有五条，而秦聚奎所校有一条是在同卷中重出的，因此在重新校录时便删去了。但不类的十二条则仍然保持传抄本的原状，而于各条下均予注明“秦校原本无此条”双行小字。秦聚奎还为《乾坤大略》写了序文，备述原委。经过秦聚奎对勘、标注的这个抄本无疑便成为《乾坤大略》最完备的传本。这是该书的首次校录，上距王余佑之卒已有一百七十年。

又过了二十余年，光绪五年（1879），《畿辅丛书》开雕，将《乾坤大略》收入其中，是为该书的第一个刻本。其事由定州王灏主持，《畿辅丛书》扉页题“谦德堂藏版”，《乾坤大略》扉页题“新校传抄本”，内文有秦校，所据即秦聚奎之本。但王灏从何处得到了秦聚奎的校本，并无交代。

秦聚奎孙女秦锡英记述了秦氏校本之所以二十余年未能刊刻的主要原由，即“干禁”。秦聚奎卒后，其子秦福和，字煦堂，号伯鸾，光绪十九年（1893）至三十三年（1907）任广东连州、南雄州知州，立志刊刻《乾坤大略》，“以干禁未果”。秦锡英又对校本进行校阅，但最终似乎也未如愿。秦锡英《王五公山人〈乾坤大略〉序》所说“壬子后禁例废弛”，壬子为民国元年（1912）。《序文》写于“上章涪滩之岁”，为民國十八年（1929）。这个经过秦氏三代校勘的底本，未见刊刻，而年代又晚于《畿辅丛书》诸刻本，其原委究竟，不得而详。

《乾坤大略》后来的刊本，有宣统三年（1911）绿云楼铅印本，民国二年（1913）武进陶湘据《畿辅丛书》版汇印本，民国七年（1918）及九年（1920）山西育才馆铅印本，民国二十六年（1937）上海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铅印本，都以《畿辅丛书》本为底本。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普通古籍目录》：“《乾坤大略》，清王余佑编辑。清咸丰间刊本，四册。”其书未见，或即《畿辅丛书》本，因秦聚奎《序》作于咸丰四年而致误。

宣统三年绿云楼铅印本二册，各卷题下有“绿云楼辛亥第一次校印”小

字，卷首书口标注“此书”，页面有署名“海若”的诗句“为校遗编配心史，一灯红接下邳遥”，全诗见韩衍《著伯遗著·绿云楼诗存》，题为《宜城咏五首》。《诗存》又有《此诗》，自注：“一名《乾坤大略》”，诗云：“到处南风有此诗，十三陵下一车驰。应知辛亥王炎午，泪尽新蝉欲蜕时。”“此诗”犹言咏王余佑《此书》之诗。韩衍，原名重，字著伯，号孤云，江苏丹徒人，清末加入同盟会，创办《安徽通俗公报》《安徽船》《青年军报》。绿云楼为韩衍在安庆所居室名，海若为韩衍园名。

山西育才馆铅印本二册，民国七年版书名题为《兵鉴》，民国九年版书名题为《冰鉴》，增注古今地名标于书眉。

“传抄本”“原抄本”和秦聚奎的底本现在都看不到了，目前所见的《畿辅丛书》本即成为《乾坤大略》一书的通行本。

但除了《畿辅丛书》本以外，迄今传世的还另有一种清抄本，为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所藏，收入《四库未收书辑刊》玖辑拾册。清抄本除正文外，还标有书口和页码，全书以楷笔精抄，纸面齐整，书法端正，字迹风格首尾一致。

比较《畿辅丛书》本和清抄本，有如下差异：

一、《畿辅丛书》版心题《乾坤大略》，清抄本《总序》题《乾坤大略》，目录及版心均题名《此书》；《畿辅丛书》作者署“献县王余佑著”，清抄本署“二字居士著”；《畿辅丛书》王余佑《总序》署款“献县五公山人王余佑自序”，清抄本署款无“献县”二字。“献县”二字当是王余佑晚年定居河北献县之后追题，而非当日序文之旧，《乾坤大略》的定名则可能是秦聚奎所确定，从此《此书》的书名就逐渐消失了。

二、《畿辅丛书》本和清抄本的最大差异，是清抄本没有秦聚奎所说重复、不类的十三条内容。凡是秦聚奎所说应当删除而暂予保存但已加注说明的这些条目，清抄本均不见，说明清抄本的来源与秦聚奎所见王惠的家传本是一致的。

三、清抄本还有一些比《畿辅丛书》本多出的内容。一为王余佑《与人论〈此书〉帖子》，一为王余佑《题后语》，一为王余佑《诗》一首。以上三项《畿辅丛书》均无。秦聚奎在校勘该书时，已经看到过这三项，却没有列

为附录。秦《序》称：“读其跋语，谓‘十卷挨次而进，各有深意，不可以一丝乱’，又云‘一字不可增减，一字不可颠倒’，‘慎勿妄生揣摩，致启参错，反乱定画’”，其中“十卷挨次而进”一语在王余佑《跋》中，而“又云”云云，乃见于王余佑《与人论〈此书〉帖子》。但这三项在抄本中，按其内容较似一种正文的附录，或者竟因为光复明室的意图太过明显，因此而为秦聚奎所删削，也是可能的。

四、清抄本在该书末尾，抄录了秦聚奎认为后人所窜入的十三条，文后并有三句说明：“右九条旧列第一卷”“右三条旧列第二卷”“右一条旧列第七卷，并复列第一卷中，去彼存此”。这部分清抄本目录题作“另记十三条”，版心题作“此书另记”。

五、在补抄的十三条之上，有秦聚奎所作序文，署款与《畿辅丛书》本相同，但无标题，仅在版心书题为“此书另记序”。可知清抄本虽然有与家传本相近的来源，其抄写年代则在秦聚奎校勘本之后。由于吸收了秦聚奎的校勘成果，因而成为含量最富的版本。

六、清抄本正文旁，有圈点及评语，评语多为旁批，也偶有眉批。这些圈评从《总序》开始，直到秦序和另记十三条，贯穿全书首尾，一丝不苟，而圈评的作者则不知谁何了。

至于《畿辅丛书》本和清抄本的文字内容，小有异同，清抄本有不少讹误，《畿辅丛书》本也偶有小误。推测秦聚奎在校勘全书时，也核对了原文出处，多有更正。余如清抄本不避清讳，《畿辅丛书》本避清讳，可勿论。

光绪三十二年（1906）宝兴堂刻本，函套书签题“宝兴堂”“新刻乾坤大略”，扉页牌记题“光绪丁未新镌”“宝兴堂刊”，正文题“二字居士著，后学通家马跃龙、魏文润、李为章全校阅”，末有王余佑《题后语》及“十六陵荒烟草余”诗。其书前有光绪三十三年王文熹、王文辉《刊刻〈乾坤大略〉序》，及光绪三十二年张鼎彝《〈乾坤大略〉序》，后有光绪三十三年陈锦堂《五公山人〈乾坤大略〉后跋》，又有光绪三十二年王文辉《〈乾坤大略〉弁言》。

王文辉为王余佑的八世孙，据《王氏家谱》，王文辉为王惺的次子和三子，其祖父为王松林。王惠与王惺为亲兄弟，宝兴堂刻本所据传世抄本与秦



聚奎由王惠所见传世抄本应当为同一来源，但仍保留了为秦聚奎所删落的《题后语》及“十六陵荒烟草余”诗。其书虽然晚出，但却直接源出王氏家藏抄本，因此具有与《畿辅丛书》本不同的特殊价值。

其书现有军事科学院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等馆藏。辽宁省图书馆所藏，著录为清光绪三十二年宝兴堂刻本《乾坤大略》二卷附《四囊书》一卷。按其书以一至五卷为上卷，六卷以下为下卷，各一册。所附《四囊书》，扉页仍题《乾坤大略》，书口题“四囊书”，正文实则为《兵民经络图说》与《兵策略》二种，不分卷，是则“附《四囊书》一卷”当作“附《四囊书》一册”。

但详细比对《畿辅丛书》中秦校本及宝兴堂本，可知宝兴堂虽与清抄本为近，但文字内容则往往介于秦校本与清抄本之间。如《补遗》一卷，“沈田子、傅弘之入武关”条，秦聚奎校：“此条见三卷”，谓此条与卷三重复，而宝兴堂本有此条。“夏王勃勃闻裕伐秦”条，秦聚奎校：“此条见七卷”，谓此条与卷七重复，而宝兴堂本无此条。

《乾坤大略》还有其他传世抄本。

晚清马叙伦、邓实等人曾见到一种《乾坤大略》的抄本，“字迹迢挺拔俗，传为山人遗墨”，但仅过录了该书的序跋、目录及《与人论〈此书〉帖子》等三篇，铅排发表在光绪三十三年《国粹学报·撰录》上。同时刊出的还有王源《五公山人传》，但是没有秦聚奎《序》，其标题格式也完全与清抄本吻合。据马叙伦描述，这个抄本是由曾任藩属的“山西某公”所藏，为陈黻宸、陈孟聪叔侄在京时所见，得以借阅，从而将序跋等部分抄出。陈黻宸字介石，浙江温州瑞安人，号称浙江大儒，清末为京师大学堂教习，推崇颜李之学。马叙伦为其弟子。侄陈孟聪，入光复会。“山西某公”不知何人。

据《谷芙塘先生家传》，民国初年，山西神池人谷如墉有《乾坤大略校注》。其书未见，未知是否与“山西某公”抄本相关。

台湾国家图书馆也收藏有《乾坤大略》旧抄本四册，经王祖询、叶恭绰旧藏，有“王氏二十八宿研斋秘籍之印”“恭绰”“玉父”“遐庵经眼”铃印，及朱墨笔批校。据书首卷端所题“第一卷，二字居士著”，应当亦属较早的重要抄本之一。这两种抄本由于一时难以目验，暂未作为校勘参正。

此外，湖南省图书馆藏有“王五公山人《乾坤大略》十一卷，清王余佑撰，清饶阳刘凤来钞本一册”，见《中南、西南地区省、市图书馆馆藏古籍稿本提要》。是书抄本一册，封面题“王五公山人乾坤大略，饶阳刘凤来抄”，扉页题“二字居士大略”，并有“湖南图书馆珍藏”钤印。正文十卷，补遗一卷，共十一卷。书首有总序，各卷皆有小序，书末有著者跋。抄本楷体端正，每页十竖行，每竖行二十字。抄录中凡有错讹处，皆以小纸片掩住，改正于其上。全书皆有朱笔圈点断句，正文多抄人墨笔批注，字略小，与原文错落排列。如卷一《兵起先知所向》第一篇“楚围荥阳益急”，“令荥阳、成皋间且得休息”处，批注曰“且不向，此最妙”，又于“亦得安辑赵地，连燕、齐”下，批注曰“旁剪其支也，知所向矣”，其批注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所藏清抄本相同。但书后未见王余佑“十六陵荒烟草余”题诗，文中又无秦聚奎校记，亦无抄者刘凤来序跋或藏家款跋，刘氏为饶阳人，未知是否与秦聚奎相关。

此次整理，以《畿辅丛书》本为底本（简称“原本”），并且采纳秦聚奎的校记，书名仍题《乾坤大略》。以清抄本、宝兴堂本为主要的校本，以史书参校，避讳字径改。并且据清抄本、宝兴堂本补足《与人论〈此书〉帖子》《题后语》和王余佑《诗》三篇于后。另附王文熹、王文辉《刊刻〈乾坤大略〉序》，张鼎彝《〈乾坤大略〉序》，王文辉《〈乾坤大略〉弁言》，陈锦堂《五公山人〈乾坤大略〉后跋》，马叙伦《跋》，邓实《附识》，秦锡英《王五公山人〈乾坤大略〉序》。

张京华

2015年2月16日

目 录

总序	(501)
秦序	(502)
卷一	
自序	(503)
兵起先知所向	(503)
卷二	
自序	(525)
兵进必有奇道	(525)
卷三	
自序	(535)
初起之兵遇敌以决战为上	(535)
卷四	
自序	(538)
决战之道在于出奇设伏	(538)
卷五	
自序	(546)
乘胜略地莫过于招降	(546)
卷六	
自序	(555)
攻取必于要害	(555)
卷七	
自序	(560)
据守必审形胜	(560)



卷八

自序 (570)

立国在有规模 (570)

卷九

自序 (574)

兵聚必资屯田 (574)

卷十

自序 (576)

克敌在勿欲速 (576)

跋 (579)

补遗

自序 (580)

补遗 (580)

与人论《此书》帖子 (591)

题后语 (592)

诗 (592)

附录

刊刻《乾坤大略》序 王文熹 王文輝 (593)

《乾坤大略》序 张鼎彝 (593)

《乾坤大略》弁言 王文輝 (595)

五公山人《乾坤大略》后跋 陈锦堂 (595)

跋 马叙伦 (596)

附识 邓 实 (597)

王五公山人《乾坤大略》序 秦锡英 (598)

总 序^①

有人问余山居何事，余举所咏诗以示曰：“茅斋讲书罢，执杖临前湄。驱驴就茂草，坐石读古词^②。好鸟时来语，听之顿忘疲。”山翁行径，复何余事哉！然性不平，好武健，雅不欲以腐木烂草掷此生平。虽巢栖薇茹，时一室叫跳，辄觉须眉如刀槊竖。故独慕陈同甫之好谈霸王大略，又悦其倚天而号，提剑而舞，为有真英雄风度也。十年间胸中垒块，悉谱之于《居诸编》一书，淋漓慷慨之致，每一披吟，辄击节徘徊，欲歌欲泣。自谓此志不肯轻以示人，然尚嫌其意旨统括闲远，未尽明英雄抚时及事之务，及经理规为之次第。故复熟览天下之大势，推求古今帝王得失成败之机，划然剖其所以然，如明镜照面，髭发可数。然后标为十目，各成一卷。摭以古事，定以今评，虽不敢谓掌上山河，观纹可竟，眼底雌雄，坐谈能决，然而智能之所以揆图，英武之所以挥霍，项、刘兴亡，较若黑白，陈、韩胜负，捷于影响，盖已呕心沥血而出之矣。嗟乎！烟峦朝翠，松风夕爽，春花如绣，秋林若染，是间一闲牧竖，藜藿不充耳，何用此咄咄奇事为？曰：此山人之所以为山人也。生来一点血性，既不肯涂朱傅粉，争妍取怜于世人，又不发抒于雄编伟略，以泄其愤懑不平之气，将所谓刀槊须眉、棱棱霄汉者，竟消沉于嫩笋弱薛间，碌碌与草木朽，不几令青山笑人哉！傅岩渭水，何曾贮此空疏无用辈？噫！是编也成，庶几稍不落寞，今而后吾可以隐矣。

献县五公山人王余佑自序

① 清抄本标题同，版心作“此书总序”。

② 词，清抄本作“辞”。

秦 序^①

《乾坤大略》十卷，《补遗》一卷，五公山人所著，名曰《此书》者也。予宰肃水时，已钞录成帙，读其跋语，谓“十卷挨次而进，各有深意，不可以一丝乱”，又云“一字不可增减，一字不可颠倒”，“慎勿妄生揣摩，致启参错，反乱定画”，而细阅卷中，往往事不归类，踳驳颇多，心窃疑之，未甚^②究也。岁甲寅春暮，山人之裔孙王懋亭茂才来饶，携其先人藏书数种，内有《此书》原本。因重校一周，始知篇中错杂重复之处，为后人所窜入，而原书固自融贯也。当是时，筹防吃紧，到处戒严，韬铃攻守之术，尤为救时良剂。予深喜得睹《此书》原本，爰重录之，以复其旧。其所窜入十三条，删其重复，另记于后，以资参览。并以见前辈经纶世宙之作，全体大用，具有深心。后人不得夸多，妄为增益云。

咸丰四年岁次甲寅，天中节后十日，辰州后学秦聚奎谨识于饶川官署

① “秦”字为整理者所加。清抄本在书末，无题，版心题“此书另记序”。又见民国《盖平县志》卷十六《艺文志》，题为“秦聚奎《王五公山人〈乾坤大略〉序》”。

② 甚，清抄本及《盖平县志》均作“深”。

卷 一

自 序

兵之未起，其说甚长，不必详也。已起矣，贵进取，贵疾速。进取则势张，疾速则机得。呼吸间耳，成败判焉。此不可不知所向也。而所向又以敌之强弱为准，敌弱或可直冲其腹，敌强断宜旁剪其支，此定理也。剪其支者云何？曰：避实而击虚也，乘势而趋利也。避实击虚，则敌骇不及图，如自天而下。乘势趋利，则我义声先大振，而远近向风。不观唐太宗之趋咸阳乎？进乃胜矣。不观黥布之归长沙乎？退乃败矣。微乎，其不可以一瞬失也！霸王大略，此其首矣，故不惜备录之。知其说者，夫固无余蕴焉耳。若夫一时之利钝，一事之坚瑕，又何足云。



兵起先知所向

楚围荥阳益急，汉将军纪信曰：“事急矣，臣请诳楚。”乃乘王车，出东门，曰：“食尽，汉王降楚。”楚皆之城东观，王乃令周苛守荥阳，而与数十骑出西门去。羽烧杀信。王入关，收兵欲复东。辕生曰：“愿君王出武关，羽必南走，王深壁勿战，令荥阳、成皋间且得休息。而韩信等亦得安辑赵地，连燕、齐，王乃复还荥阳。则楚备多而兵力分，复与之战，破之必矣。”王从之。羽果南，王不与战。会彭越破楚军，杀薛公。羽东击越，汉王复军成皋。

项羽既破彭越，还拔荥阳，烹周苛，遂围成皋。汉王逃去，北渡河，宿小修武。晨，自称汉使，驰入赵壁。张耳、韩信未起，即卧内夺其印符，以

麾召诸将，易置之。令耳守赵，信收赵兵未发者击齐。楚遂拔成皋，欲西。王欲捐成皋以东，而屯巩洛以拒楚。酈生曰：“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夫敖仓，天下转输久矣，闻其下藏粟甚多。楚拔荥阳，不坚守敖仓，乃引而东，此天所以资汉也。愿急进兵，收取荥阳，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险，杜太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马之津，以示诸侯形制之势，则天下知所归矣。”王乃复谋取敖仓。

吴王起兵，杀汉吏。胶西、胶东、菑川、济南、楚、赵亦皆反，合兵破梁棘壁，乘胜锐甚。梁遣将军击之，皆败还走。乃拜周亚夫为太尉，将三十六将军，往击吴、楚。遣酈寄击赵，栾布击齐，窦婴屯荥阳监齐、赵兵。周亚夫言于上曰：“楚兵剽轻，难与争锋。愿以梁委之，绝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许之。亚夫乘六乘，传将会兵荥阳，发至霸上。赵涉遮说亚夫曰：“吴王素富，怀辑死士久矣，知将军且行，必置间人于殽、渑阨狭之间。且兵事尚神密，将军何不从此右去，走蓝田，出武关，抵洛阳，间不过差一二日。直入武库，击鸣鼓，诸侯闻之，以为将军从天而下也。”亚夫如其计，至洛阳，喜曰：“吾乘传至此，不自意全。今吾据荥阳，荥阳以东无足忧者。”使吏搜殽、渑间，果得吴伏兵。乃请涉为护军，而东北走^①昌邑。吴攻梁急，梁数使使求救，亚夫不许。又诉于上。上使告亚夫救梁，亚夫不奉诏，而使轻骑出淮泗口，绝吴、楚兵后，塞其粮道。梁使韩安国、张羽为将军。羽力战，安国持重，乃得颇败吴兵。吴兵欲西。梁城守，不敢西，即走汉军。亚夫坚壁不战，军中夜惊，内相攻击，扰乱至帐下。亚夫坚卧不起，顷之复定。吴奔壁东南阨，亚夫使备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吴、楚士卒多饥死，叛散，乃引而去。二月，亚夫出精兵追击，大破之。吴王弃军夜亡走，楚王自杀。吴王之初发也，其臣田禄伯曰：“兵屯聚而西，无他奇道，难以立功。臣愿得五万人，别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长沙，入武关，与大王会，此亦一奇也。”王太子諫曰：“王以反为名，此兵难以属人，人亦且反王，奈何？”王即不许禄伯。桓将军曰：“吴多步兵，步兵利险；汉多车骑，车骑利

① 走，原本作“壁”，据清抄本及《资治通鉴》改。

平地。愿大^①王所过城不下，直去，疾西据洛阳武库，食敖仓粟，阻山河之险，以令诸侯。虽无入关，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汉军车骑至，驰入梁、楚之郊，事败矣。”王亦不用，竟走死。

汉高以阳夏侯陈豨为代相国，监赵、代边兵。豨反，上自击之。至邯郸，喜曰：“豨不据邯郸而阻漳水，吾知其无能为矣。”周昌奏常山亡二十城，请诛守尉。上曰：“守尉反乎？”对曰：“不。”上曰：“是力不足，无罪。”令昌选赵壮士可将者，白见四人，封各千户，以为将。左右谏曰：“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陈豨反，赵、代地皆豨有。吾征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计独邯郸中兵耳。吾何爱四千户不以慰赵子弟？”又闻豨将皆故贾人，上曰：“吾知所以与之矣。”乃多以金购之，豨将多降。

黥布反。上召故楚令尹薛公，问之。对曰：“东取吴，西取楚，并齐取鲁，传檄燕赵，固守其所，山东非汉之有。此上计也。东取吴，西取楚，并韩取魏，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险，胜败之数未可知。此中计也。东取吴，西取下蔡，归重于越，身归长沙，陛下高枕而卧矣。此下计也。”上曰：“是计将安出？”对曰：“布以骊山之徒自致万乘，此皆为身不顾后虑者也。必出下计。”黥布东击荆，荆王贾走死。击楚，楚与战徐、僮间，为三军，欲以相救为奇。或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诸侯自战其地为散地。’今别为三，彼败吾一军，余皆走，安能相救？”不听，果散，布遂引兵西。

虞诩为朝歌长，始到，谒河内太守马棱。棱曰：“君，儒者，当谋谟庙堂。乃在朝歌，甚为君忧之。”诩曰：“此贼犬羊相聚，以求温饱耳。愿明府不以为忧。”棱曰：“何以言之？”诩曰：“朝歌背太行，临黄河，去敖仓不过百里，而青、冀之民流亡万数。贼不知开仓招众，劫库兵，守成皋，断天下右臂，此不足忧也。今其众新盛，难与争锋。兵不厌权，愿宽假辔策，勿令

^① 大，原本作“太”，据清抄本及《史记》等改。

